

〔美〕丁韞良 著 沈弘（等）譯

# 漢學菁華

中國人如果能夠早一點重視本書作者的聲音，本來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作為一位在中國生活逾六十載的美國傳教士，丁韞良是近代為數甚少的幾個熟悉中國典籍和社會各階層生活，精通中國語言和文學，能用官話和方言進行交流，並能以漂亮的中文寫文章和書籍的外國人之一。他以睿智的批判的目光，描繪出一幅幅中國晚清社會的特寫圖，帶來的震撼遠遠超越了時代。

〔美〕丁韞良 著 沈弘（等）譯

# 漢學菁華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呂愛軍  
□ 裝幀設計：鄒成

# 漢學菁華

---

□  
著者

(美)丁麗良

□  
譯者

沈弘(等)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6室  
電話：(852)25250102 傳真：(852)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852)21502100 傳真：(852)2407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萬福工業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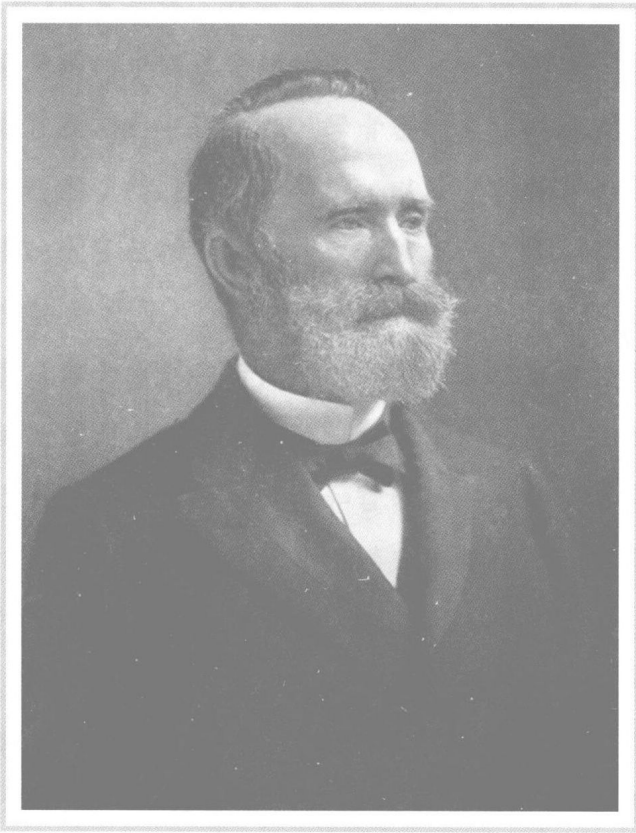
□  
版次

2007年9月初版

© 200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ISBN：978-962-8930-30-2



丁韜良博士

# 前言

《漢學菁華》與《花甲憶記》實際上是互為補充的姊妹篇。《花甲憶記》忠實記述了作者在華長期生活過程中的各種經歷和親身感受到的中國社會的外部生活。而《漢學菁華》則反映了作者在長期與中國文人、學者密切交往中所觀察注意到的中國人的內在精神生活和學識，以及中國教育的定位。

本書的內容包括了經過修改和擴充，並增加了許多新素材的《翰林論文集》。書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本書是作者原創性研究的成果。作者在書中詳盡地論述了從中國教育到中國煉丹術的一系列不同的題目；並冒昧地相信自己對於東方文學、科學和哲學的某些領域具有一些新的見解；而且作者還可以絲毫不過分地宣稱，古代中國的國際法和外交是他獨自發現的一個研究領域。

《三國志》中有一個說法已經得到了歷史的印證，並被視為國家事務中的一個基本法則，那就是中華帝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目前，那些離心的力量正表現得異常活躍。即使它們最終導致中國的分裂，這種分裂狀態也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儘管它也許會使中國人民加速獲得西方的文明。在新生活的刺激之下，中國人民必將重建中華帝國，使其成為文明世界強國中的一員。

除了光緒之外，滿族統治者在不情願地對西方列強做出

讓步的同時，在心底深處對中國人民總是潛藏着一種敵意。然而奇怪的是，隨着大清帝國每一次被外國列強所打敗，這種敵意目前已經降低了，而且在甲午戰爭之後光緒皇帝所發動的戊戌變法中幾乎消失了。

為防止暴行的再次發生，有必要在中國倡導一種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諧相處的氣氛。正如馬漢艦長<sup>[1]</sup>所說：“對處於目前狀況的亞洲，歐洲已認識到，由於它與亞洲之間所存在的利益共同體，有必要將亞洲人民接納到基督教民族大家庭的範圍中來。他們必將堅持東西方思想之間的交換媒介——即在中國領土上與中國人自由地交流思想。商業和思想互動中的開放門戶應該成為我們在中國每一個地方的目標。”

這種思想互動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相互間的思想理解。假如中國要成為文明國家中的一員，西方人就必須理解作為中國歷史和生活基礎原則的中國思想。作者將《漢學菁華》一書奉獻給英語世界的公眾，也正是希望推進這種理解。

丁韞良

1901年7月1日於北京

## 注釋

[1] 馬漢艦長（Captain A. T. Mahan, 1840年—1914年）是美國海軍軍官和歷史學家，美國海軍大學教官。

# 目 錄

<b>序篇</b>	<b>—— 中國的覺醒</b>	<b>1</b>
<b>第一卷</b>	<b>中國對於技藝和科學的貢獻</b>	<b>13</b>
第一章	中國人的發現	14
第二章	中國人在哲學和科學領域裏的冥思	23
第三章	中國的煉丹術：化學的起源	33
<b>第二卷</b>	<b>中國文學</b>	<b>57</b>
第四章	中國的詩人和詩歌	58
第五章	儒家偽經	67
第六章	孔子與柏拉圖：一個偶然的巧合	82
第七章	中國的散文作品	86
第八章	中國的書信寫作	100
第九章	中國的寓言	111
第十章	中國本土的說教作品	114
<b>第三卷</b>	<b>中國的宗教和哲學</b>	<b>127</b>
第十一章	“三教”或中國的三大宗教	128
第十二章	中國的倫理哲學	162
第十三章	中國人有關靈感的看法	182

第十四章	為基督教做準備的佛教	196
第十五章	中國人的祭祖	209
<b>第四卷</b>	<b>中國的教育</b>	221
第十六章	學校和家庭訓練	222
第十七章	科舉考試	245
第十八章	翰林院	262
第十九章	中國一所古老的大學	294
<b>第五卷</b>	<b>中國歷史研究</b>	305
第二十章	中國歷史研究	306
第二十一章	古代中國的韃靼人	325
第二十二章	古代中國的國際法	341
第二十三章	古代中國的外交	360
<b>譯後記</b>		381

# 序篇

## 中國的覺醒

長期以來，中國這個東方巨人都一直在擦拭着自己的眼睛。每一次跟外國列強發生衝突的後果都會使他更加意識到自己的無助狀態和更加想在新的一天到來之際睜開眼簾。

在甲午戰爭之後的那幾年裏，這位巨人從來也沒有這麼清醒過，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試圖將他的統治變成一個改革的時代。慈禧太后發起的反動政變<sup>[1]</sup>，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震驚，證明了改革運動的力量和現實。所以說這個運動遠沒有被徹底消滅，而動亂的後果將會是喚起新的行動。可以預見，中國人民將會以從未有過的急切心情去歡迎新的思想。

有些人可能會不相信這種說法，因為他們對於人類進步的信條持懷疑的態度。另外一些人會對這種說法提出疑問，因為他們嘲笑基督教的努力是不切實際的。還有許多人習慣於認為中國人的心靈已無可救藥地充滿了古老的偏見，他們也不會很樂意地接受上述觀點。

從來也沒有一個偉大的民族受到過更大的誤解。中國人被指責為缺乏熱情，因為我們沒有一個足夠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們的思想傳遞給他們，或是把他們的想法傳遞給我們。中國人還被指責為野蠻透頂，因為我們缺乏廣闊的胸襟，無法理解一個與我們

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國人被描述成毫無獨創性的模仿者，儘管他們所借用別人的東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國人也被說成是缺乏創造力，儘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發明創造都是受惠於他們。中國人還被認為是死抱住傳統觀念不放的，儘管在他們的歷史中曾經發生過許多次深刻的變革。

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像義和團運動的暴行那樣使中國人失去了西方人的尊敬和得不到西方人的同情。然而，這完全是由一個篡權的攝政者及其滿人爪牙出於政治目的而挑起的突發性反動事件所造成的影響。作為外族人，這些滿清統治者對於任何有可能擾亂中國人心靈寧靜，或是能加強其他外國人立足點的東西都感到妒忌。他們同時也為其領土受到一系列的蠶食而感到惱怒，他們由此而引發的暴怒被證明是具有感染力的。但既然恐怖統治為法國帶來了興盛，印度士兵的譁變是印度變革的前兆，為何義和團運動這可怕的一幕不可以被證明是一個新中國誕生時所發出的陣痛呢？

說到中國沒有能力改革，我們將首先來看一下在第一次中英戰爭<sup>[2]</sup>之前在中國人心目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然後我們將回顧一下在隨後五十年內中國所採取的改革步驟。最後，我們將簡略描述一下在光緒皇帝領導之下的改革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的瘋狂相比較，這次戊戌變法更有資格被視為是真正代表了中國人的態度。

中國人並不像人們一般所認為的那樣，在其漫長的民族生活中是停滯不前的。中國人的民族心態隨着時代的變更也在不斷地前進；儘管並不總是直線前進，但我們認為每一個朝代都記錄了確鑿無疑的進步；就像北極的黎明那樣，東方天際的第一抹曙光會消失好幾個小時，但隨之而來的是更為明亮的曙光。就這樣周而復始，在經過了幾個黑暗的輪迴之後，日出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在這樣一個國度居然還存在着民族心態這麼一種東西，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證據，說明中國還是易於改變的。與此同時，它也為中國社會制度的相對穩定提供了保證。它證明中國並非是一個龐大的珊瑚蟲堆積體，其中每一條珊瑚蟲都躲在它狹窄的杯形座裏；中國也不是一個工場和一座墳墓，在那兒所有的人都在辛苦地勞作，既無共有的同情心作為激勵，也無思想的靈光碰撞。它證明中國並不像非洲和土著人的美洲，甚至不像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那樣，只是集合在一起的一羣部落，後者之間幾乎沒有共同的感受。中國是一個整體，公共生活的強大潮流席捲了它所有的成員。

在這個蓬勃發展的進程中，中國吸收了許多各種各樣的因素，後者總是被一股顯示出中華文明驚人能量的同化力轉變成中國本身的材料。由於外部和內部影響的結果，中國也經歷了許多變革；雖然這種轉變過程經常是十分緩慢的，但這些作用力總是會擴展到整個國家。在中國本土的範圍內，從來沒有發生過佛教和道教的浪潮被局限在某一特定省份的事例，也沒有任何地區對於帝國依靠共同語言和共同情感而產生的巨大心臟搏動不做出迅速反應的。

然而這種大一統和同情心的存在——這種在一系列可能性的範圍內帶來大規模調整的民族心態，必然會在它們迅速實現的道路上造成障礙。由於植根於深厚的古代基礎，國土遼闊無垠，而且驕傲地意識到自身的偉大，中國人的惰性本身就是反對變化的。因此，在中國無論是政治、宗教或思想大革命，其實現過程總是緩慢的。與某些西方國家中實現此類革命的便利程度相比較，它們就像是太陽系邊緣上那些龐大行星一樣在緩慢地旋轉。太陽走一大圈的時間就往往超過了人的一生，就連小小的水星也

要花三個月才能圍着太陽系的中心轉上一圈。

一個社會在解體時期和重建時期所發生的巨大動態變化通常需要一至三代人的時間才能夠完成，而由於那些重大變革所造成的一種宗教或哲學的勃興和發展，則必須用世紀來計算了。

把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所發生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變化進行一個簡略的回顧，將能使我們更好地懂得現在正在發生的這場思想運動的本質。

首先來看一下政治觀念的發展。中國人民並沒有一成不變地生活在一個暴虐政府統治之下，而是經歷了許多像古羅馬或現代法國那樣的政府形式。當古羅馬人在經歷從國王到執政官，再到皇帝的更換統治者這一過程時，中國人的統治者也經歷了從“帝”到“王”，再到“皇帝”的變更過程。而且正如法國經歷了封建集權的帝制、軍事暴君統治和共和國等各種不同階段那樣，中國文官政府的形式也顯示出了相同的多樣性。

當歷史之手在公元紀年兩千多年前剛剛托起帷幕時，它向我們顯露了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帝制，人民的聲音被當作是表達了天意。作為古代聖君的堯是由貴族們推舉到帝位上去的，堯的哥哥因行為不端而被撇在一邊。堯本人也沒有選擇自己的兒子作為繼承人，而是讓貴族們提名一個繼承人，結果舜被選中繼位。舜後來又越過了不成器的兒子，把皇位傳給了一位能幹的侍臣大禹。

雖然大禹是一個好的君主，但他背離了這些著名賢君的做法，因此他被後人批評為“將帝國變成了一個世襲的家天下”。世襲制度從那時起便固定下來，帝王家族的分支都被分配了部分的國土，他們的後代繼承了他們的封邑，封建制度得到了鞏固。

這就是中國一種經典的政府形式，但它在兩千年以前被歷史記載上的一次規模最大的革命所徹底推翻。從那時起，中國就一

直採用了一種與世隔絕的帝王制，沒有鄰國，也沒有國際交往的概念。這便成為了中國與來自西方和東方強大民族發生矛盾的多事之源。

在漢代，即大約在公元紀年剛開始時，一種更為重要的變革，即一種民主的因素，被介紹到了帝國的政體之中，官員的任命不再完全依賴於帝王及其寵臣的心血來潮。這種變革就是通過科舉考試來測試諸位候選人的能力。這種制度是如此的成功，以至於它不僅被採納，而且還在後繼的朝代中得以大大地改進，直到今天仍在繼續被使用。如果真的能像中國這樣擁有如此崇高的科舉考試制度，使公共職務成為文學成就的獎賞，並使得每一個人都有通過自己努力而出人頭地的機會，美國人也會馬上放棄他們的選票箱的。

中國人對於宗教思想領域中的變化也並不生疏。自從公元六世紀以來，中華帝國的競技場上就已經出現了三種宗教制度鼎立，相互爭奪支配地位的局面。儒教在秦代受到了迫害，道教和佛教則交替扮演迫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其矛盾延續了許多個世紀，並且在歷代君王中都有其各自的信徒。而這最後出現的佛教，其根源是在國外，它的普遍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們後來更加易於接受從國外引進的宗教思想，而且它也是一個明證，證明了中國人皈依一種外國信仰的可能性。中國一位最傑出的政治家<sup>[3]</sup>曾經引用這個例子來說明，皇帝不應該反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自秦漢以降，”他說，“儒教衰微，佛教興盛。佛教乃源自印度，但很多印度教徒擯棄佛教，皈依回教。羅馬天主教之信仰源於西方，但西方有些國家卻採納了新教，並以此來反對羅馬天主教的信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其他宗教隨着時代的變更而興衰，惟有儒教經萬世而猶存。”曾國藩出言謹慎，絲毫沒有流露

他對基督教所抱有的同情，而且他決不會提倡接納基督教。但他希望讓皇帝陛下放心：即使基督教成功地取代了佛教，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只要人民仍然堅信他們那位古代聖人的基本教義。傑出人物承認時代變化的可能性是一件大好事，即便這種變化只是以假說的形式出現。

除了這些宗教革命之外，還有好幾個思想覺醒的時期，這些構成了文學史上幾個非常突出的階段。

第一個這樣的階段是由孔子的教誨所引起的。另一個階段處於一個世紀以後孟子的時代，當時儒教的倫理基礎經歷了一個徹底的修正，人們圍繞着人性本善或是人性本惡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第三個更為重要的覺醒過程是在被嬴政<sup>[4]</sup>所燒掉的典籍又像鳳凰那樣在灰燼中得以重生，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當它們像密涅瓦<sup>[5]</sup>那樣完整無缺地從對這些經典倒背如流，現已德高望重的學者們那些博聞強記的頭腦裏蹦出來時所發生的。

這是一個批評的時代，喚醒了民族心態的環境本身也將這種努力導向了古代記載文本的確立，但它並沒有停止在那兒，竹簡、木簡等笨重的古書材料被麻布、絲綢和紙所取代。材料的便利和優雅對於大量印製書籍和刺激文學創作做出了貢獻。

然而對於振興學術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印刷術被發現之後的那個時期。在公元177年左右，皇帝下詔令將改編後的聖書文本刻在石碑，以防止另一次被焚的危險。肯定有人從這些石碑上製作了拓片，於是印刷術很早就有限的範圍之內得以實施，但直到公元八世紀，它才被廣泛地用於製作書籍。

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點並非書籍生產率的增加，而是原有的文學得以改進。它以詩歌的時代而著稱，李太白、杜甫和一大幫不那麼有名的詩人出現在地平線上。唐詩至今仍然被公認為是標

準詩歌的最佳教材。

隨後是宋朝的統治（公元960年—1279年），中國人的心智在當時有了一個新的發展。它開始着迷於哲學的冥想，並且試圖闡釋本體論中最为深奧的問題。周子<sup>[6]</sup>、鄭子，還有著名的朱熹，均以辨析入微和大膽探求而聞名於世。雖然口頭上是在闡釋古代哲學，他們實際上是創立了一門新的哲學——即泛神論的唯物主義學派，它至今仍在中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以往的兩個朝代<sup>[7]</sup>中，思想成果也是層出不窮。說實在的，中國人心智的豐富性似乎是難以窮盡的。雖然沒有像宋代那麼具有大膽的原創性，但每一個朝代都具有各自的嶄新風格——明朝的作家以粗獷的文風為特徵，而大清的作家們則以清新優雅的風格取勝。

以上所述足以說明中國人並非自古以來都保持如外人所認為的那樣“鑄鐵般的”一成不變。他們當然是古代文化的崇拜者，並且思想極其保守。但是他們並不像人們所通常認為的那樣，滿足於把古代聖賢那一小部分最精華的思想一代又一代地傳下去，而不去增加或修正這些思想。中華文明的精髓，就像任何其他文明的精髓一樣，並非是必須放在一個匣子裏加以珍藏的寶石，而是必須加以培植和改良的種子。事實上，這種修正已經在廣泛的範圍內發生，外來的因素不時被嫁接到土生土長的樹木之上，而且中國的文人在回顧歷史發展的進程時，也沒有發現任何一成不變的東西，只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則除外。被提升到宗教虔誠這一高度的孝道，作為家庭聯繫和社會秩序的基礎，就像一根金線那樣貫穿了所有的時代；通過用一個人作為天子來加以實行的君權神授原則，受到民意即天意這一對應原則的制約，也見諸於每一個時期，以作為文官政權的基礎。

雖然不像它那些飄忽不定的對應物那樣反覆多變，但是中華文明內部經久不變的因素確實很少，而不斷在變化的因素卻有很多。回溯漫長的中國歷史，在各個時期都可以看到大膽的改革和激進的革命，了解這一點，我們也可以預期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未來。有了這些先例和這種思想活動的特徵，中國人在跟基督教文明接觸和碰撞時，幾乎是不可能不受到後者之深刻影響的。

實際上，這種影響確實是非常深刻的，儘管它並不是馬上就顯現出來。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一直在對中國施加軍事、商業、宗教和科學的綜合影響。其中有一些影響在更早的時期就已經開始施加，而且其效果是相當明顯的。近年來所有這些影響加在一起，就像是用氫氧吹管來煽風點火，其熱度足以熔化一座金剛石的大山。半個世紀以前，中國由於閉關鎖國，自然不會受到西方太大的影響。西方列國離中國太遙遠，不足以引起中國人的擔憂。但是當輪船和地峽的運河將它們拉近的時候，而且當它們在兩次戰爭中顯示了能夠在每一次戰役中都能打敗中國人的能力之後，它們給了中國一個教訓。如果沒有這樣的教訓，任何想要給中國人帶來益處的企圖，都會被證明就像是從山腳揚水來澆灌山坡上的草木那麼困難。

效果是立竿見影的。中國人首次確信他們可以從西方人那兒學到一些東西。在1860年結束敵對狀態後的一年之內，人們就可以看到有大量的中國軍隊就在外國教官的率領之下，在他們剛剛被打敗的戰場上學習外國軍隊的戰術操練。在四個重要的戰略要點建起了軍火庫，裏面堆滿了從外國進口的軍事武器；在兩個主要的海港建起了海軍造船廠，中國本地的機械師們在那兒學習如何建造由蒸汽機驅動的炮艦。

中國的軍事工業進展神速，以至於他們自以為已經可以對付

第一流的軍事強國，直到甲午戰爭最終驅散了他們的幻想。

在其他方面的教育也沒有受到忽視。在廣東建立起了一座專門訓練翻譯員的學校，在京師也建起了一座同類型的學校。這兩個學校的學生都是從滿人、或是那些家庭在清初就已被滿人所同化的漢人中挑選出來的，這足以反映統治階層的心態。清朝政府並不想把新式教育所帶來的好處擴展到那些漢族臣民。當時有一位滿族政治家頗具遠見卓識——那就是總理衙門的首領文祥。他促使皇上將同文館的大門向獲得舉人和進士頭銜的漢人開放，但那些傲慢的舉人和進士們拒絕到同文館學習。帝師倭仁則譴責這個提議，認為讓博學的舉人進士們去當外國人的學生有損於中國的尊嚴。作為翰林院的首領，他鼓勵翰林們都去反對這一改革。由於不能夠說服學歷高的文人來同文館學習，文祥只能退而求次，從學歷較低的人中選拔學生。獲獎學金的學生人數從三十個增加到了一百二十個，課程表也得以擴充，除了外語之外，還包括了理科和文科的課程。同文館成為了幫助推動進步事業的一個重要因素。

有的同文館畢業生在學校和軍火庫找到了工作，還有許多畢業生被派到了外國公使館做隨員。有兩位畢業生還榮幸地成為了尚未成年的皇帝陛下的英文教師，他們被要求向這位身為皇上的學生提供字跡娟秀的手抄本課文，而不是印刷的書籍。他們每次都把這些手抄本先拿來給我看，以免出錯。我也可以在這兒提一下，我在同文館得到的第一個教職就是教一個班的十名男孩英文。沒教多長時間，我就提出了辭呈。一位年長的總理衙門大臣對於同文館的前途卓有遠見，他問我辭職的理由，我告訴他這個教職對於我來說，顯得太微不足道了。

“不要以為它微不足道，”他說，“你的學生中有的也許會成